



长篇小说

斯力◎著

主 任 办 驻 深

对仕途升职的**全程图解**
一幅精致的**仕途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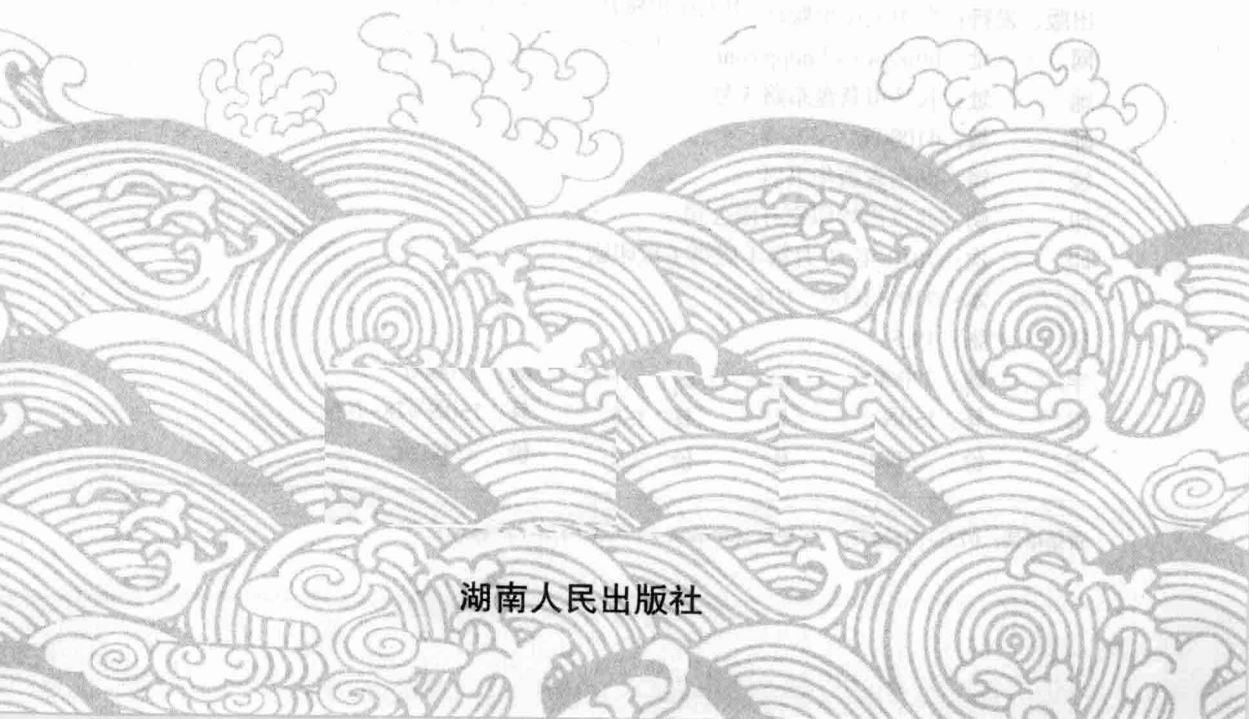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驻深办主任



长篇小说

斯力◎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驻深办主任 / 斯力著 .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2010.9
ISBN 978-7-5438-6822-9

I . ① 驻… II . ① 斯… III .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7002 号

驻深办主任

斯力 著

责任编辑: 李蔚然

装帧设计: 木鱼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6822-9

定 价: 3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第一章 红颜知己	001
录	第二章 破镜重圆	008
	第三章 螟蛉之子	015
	第四章 宰相气度	021
	第五章 妙用横标	026
	第六章 劳资纠纷	038
	第七章 群星闪烁	047
	第八章 黄金信息	057
	第九章 陈圆圆墓	063
	第十章 惊世情缘	070
	第十一章 演技高明	078
	第十二章 人生交易	086
	第十三章 人脉资源	093
	第十四章 黄金大道	099
	第十五章 垂帘听政	108
	第十六章 反客为主	113
	第十七章 金洞神秘	119
	第十八章 旧事重提	130
	第十九章 未卜先知	138
	第二十章 情怀浪漫	144

驻深办主任

第二十一章 道德救赎	150
第二十二章 平庸的恶	155
第二十三章 遍地黄金	163
第二十四章 两栖明星	170
第二十五章 洗钱策略	180
第二十六章 人鬼殊途	193
第二十七章 民工兄弟	200
第二十八章 金蝉脱壳	208
第二十九章 省委大院	220
第三十章 回头浪女	234
第三十一章 山海同心	243
第三十二章 回归自然	254
第三十三章 暗流涌动	261
第三十四章 国色天香	269
第三十五章 查抄老底	277
第三十六章 虚拟合同	284
第三十七章 官场地震	293
第三十八章 完美收官	302

驻深办主任

凡事速度加快，总会让闲人憋闷得紧。来到深圳的这几天，韩江林每天都要从快节奏的城市里钻出来，到海边透气，散散心。

韩江林从白云政坛遇险，忽然与追寻了二十多年的亲生母亲相认，算是物物相报，有失必有得。正应了养父生前的一番教诲，人生如一泓山间清潭，有玄虚也有盈满，一年四季中，总保持平衡。身为省国有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生母梅虹动用人际关系，早安了韩江林一个驻深圳办事处主任的位置，狡兔三窟，这一着先见之明还真是算着了，遭遇滑铁卢的韩江林来了一个敦克尔刻大撤退，平安着陆到办事处主任的位置上。

到深圳一段时间，韩江林只到办事处转了一圈，算作应个卯报个到。看得出来，办事处现任的两位副主任并不欢迎韩江林光临，从他们冷冷的目光中，他觉得他们把他当成了威胁。为了不给他们心理压力，韩江林顺水推舟，借口有其他事情要办，隐身在深圳的公寓里，或在街上逛来逛去，把时间在公共汽车的车轮底下消磨掉。领导一般都宽容大度，对刚刚受到委屈离任的同志不会穷追猛打，会给一个调适心态的时间，暂时喘息一下，休息一段。手下人更不会追问直接领导的去向。反正靠着组织这个大家业，当过县长的韩江林即使躲在家里不上班，组织仍然会按时给他发饷，不会少他一分钱。所谓穷寇莫追，总之，一般人不会计较官场争斗，胜利者总得表现大度，给败退者提供足够的

生存空间。

在深圳住的这段时间，韩江林走走看看，感慨良多。乡间狭窄有狭窄的坏处，出门撒泡尿会见着不少熟人，在城市里的大街上转来转去，人流如潮也难得碰到一回熟人。韩江林这才真真切切体会到大隐隐于市的高妙。

这天，他走得更远一些，来到一片悬崖之上。离海岸还远，天空没有风，海面风平浪静，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纸气息，寻着香雾看去，只见在一块略微耸立的礁石旁，立着一座小石庙，香纸气息就是从庙里飘出来的。

在南海边，渔人对妈祖和菩萨极为崇敬，隔三差五前往祭拜，凡是有庙的地方往往整日香火不绝。

韩江林走进小庙里，妈祖像前香火袅袅，可见得祭拜的人并未走远。香案上整齐地摆放着香纸，这是小庙管理者为香客们准备的，祭拜者可以随便取用，只需往香案旁的功德箱中丢入多少不等的香火钱。韩江林自小对神秘的宗教仪式怀有一种特别的敬意，喜欢闻淡淡的香火味，但他仅是欣赏祭神者的虔诚态度，欣赏带着幽冥气息的宗教文化。他是个无神论者，在他的思想中神与仪式是隔离的，神是不存在的，但宗教仪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植于人们心灵，成为民间道德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庙里走出来，韩江林抬头望了望天，轻轻舒了一口气，眼睛从飘浮的白云上落下，远处一个身着乳白色长裙的窈窕背影映入眼帘，他吃了一惊，心想：“她在干什么呢？”

女人站在高高的悬崖边上，秀发垂肩，衣袂飘飘，离平静而深邃的大海是那么近，稍不小心就会跌下大海而葬身鱼腹。韩江林小心观察着她，见她心事重重的样子，担心她有可能是一位到海边寻短见的女子，便踮起脚小心地靠过去。

在韩江林走近的时候，女人用手束了束散披在肩头的秀发，头发变得更柔美了。她慢慢转过身看着他，忧郁的脸上绽出一丝笑容，说：“怕我跳海，是吗？”

“没，没，”韩江林被人猜透了心思，显得有些慌乱，羞赧地摇了摇头又点点头，“大海那么宽，我们观察大海就是在学习大海的胸襟，凡事从宽处着想。”

“对，对，”女人说，“每次来到大海边，总会给人深刻的启迪，昨天它汹涌澎湃，今天它风平浪静，但在平静的面容之下，海底却是瞬息万变，亦如不可捉摸的人生。”

女人认真地打量了韩江林一会，问：“你是来自内地的观光客吧？”

韩江林不由得惊诧起来，问：“难道我的脸上贴着标签，写着内地观光客几个字吗？”

韩江林幽默的语调让女人轻松地笑了起来，说：“人的标签写在他的精神气质上，写在他的脚步上，只有内地到深圳来的有闲游客，才会独自一个人到海边来散步，你看看，在深圳这座城市里，哪一个不是行色匆匆，忙着打理生意，忙着事业，忙着赚钱，内地来的下海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很快被这种潮流裹卷的，谁都逃不掉金钱的滔滔大潮，这就是深圳，懂吗？”

“物欲横流，没人能逃这一劫。”韩江林点点头：“你呢，为什么会来到海边，是不是深圳的有闲阶层？功成名就，可以躺在富足的物质上睡大觉，悠闲地享受精神生活？”

听了韩江林这话，女人再一次格格大笑。她的声音很清脆，眼睛里射出一道电光，把韩江林的心电击了一下，韩江林愣住了，心想：眼前这个身材娇好的女人，虽然算不得漂亮，但是她的眼睛里藏有一道弧光，稍不经意间，这种弧光会像电一样击中男人的心脏，因此，眼睛里闪动这种电光的女人往往被男人视为狐迷，或者狐狸。女人们则因为她们对于男人的魅力而心怀妒意，称她们为狐狸精。这种女人很容易俘获男人的心，并使男人毫不犹豫地为她们勇敢献身。据说，三国时的美人中，貂蝉就拥有这样的电眼，凡是被她弧光击中的男人，无一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乖乖成为她的俘虏，供她像牛马战车一样驱使，为她冲锋陷阵。当然，另一种说法是，貂又比狐更聪明伶俐一些，因此貂蝉方能经史留名呢。

在韩江林欣赏的女人中，晓诗是诗意的，令人充满了想象；杨卉像小家碧玉，清新可人；春兰属于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女人；罗丹则充满了女性的温暖。眼前这位女人，电眼里有一种勾魂的东西，有一把燃烧的火焰，会令男人血管贲张，愿意为她当拼命三郎，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大凡娶到这种女人的男人，也许女人并非国色天香，但她能够把男人调教得像真正的男子汉，令男人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为她、为家而拼命。

她笑的时候保养得很好的眼角露出了皱纹，韩江林猜到了她的年纪，大约在三十七八上下。

女人抹掉眼角的泪花，说：“我是准备来跳海的。”

韩江林吃了一惊。仅这一句话，这种女人足以让男人把整个身心都收起来，围着她转动了。女人见他神色紧张，赶紧宽慰他道：“别担心，我要跳海，也不在你面前跳，我不会让你上演英雄救美的故事，让我们在道德榜上一同扬名，我不是演员不是明星，没有上演绯闻的意识和动机。”

韩江林呵呵一笑，悬着的心仍然没有放下来。

她转过身，伸出保养得很好的玉臂指着石庙：“知道庙为什么建在这悬崖边上吗？”

韩江林摇了摇头。

“渔民出海以后，渔民的妻子往往就来到这悬崖上，等候渔船驶入茫茫大海中的丈夫，烧香为他们祈祷，如果丈夫始终没有回来，她们之中有些人，就会从这悬崖头纵身跳进大海，追随他们的丈夫到海底的另一个世界过幸福生活。”

“惊世骇俗的风俗，刚烈忠贞的女人，”韩江林说，“莫非你也相信在海底里，有一个叫龙宫的世界？”

女人被韩江林的表情逗乐了，媚眼又电了他一下，韩江林怦然心动，幸而他早已身心沉重，如果还是身轻如燕的青年，他的心儿大概要被眼前的女人电飞，呈现一片桃花盛开的世界。

“女人舍身一般为情所困，男人舍身一般为事业所困，为前途所困。”

女人精辟的话让韩江林又是骤然一惊，不由得多看了女人几眼。女人伸出手来，自报家门：“我叫云。”

韩江林握着女人柔和而温暖的手，仿佛感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笑着说：“女人是云的话，男人就是风，就是雨，就是眼前这岿然不动的石头了。”

女人莞尔而笑，低头选择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指着身边的石头：“能坐下聊聊吗？”

韩江林顺从地坐下。这个自称为云的女人抱膝仰头看了一眼天，好像在说别人的心情：“本来想选择结束生命，结果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形式。”

“什么形式？”

“生与死其实是相通的，想一想啊，死了的话，把尸体埋进土里，或者掉进大海葬身鱼腹，不同样受到压迫，让人透不过气来吗？对于人在现实中内心所遭受到的压力，只要想开了想通了，还不至于让人透不过气来。”

“对，心灵压力只是个体的感受性问题，调整一下心态就没什么事了。”

“想起来是这么回事，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云幽幽叹了口气，“这几天我一直在想那个阿拉拍故事，从瓶子里被放出来的魔鬼设定了几种可能的结果。我呢，也在想，要是这些天能够遇上一个男人，我就把我的故事说给他听，和他做一生一世的朋友。”

云说这话时，脸忽地红了，问：“我这么想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强人所难？”

韩江林微微一笑，不置任何评说。

“在这个浮躁的人世间，能够静听他人故事的人不多了，而能够有人听自己的故事，则是一种福份。”说到这里，女人用明媚的目光看着韩江林，“可以称之为缘吗？”

韩江林心想：这女人是一个情种呢，她的故事无非也就是情的故事，但在这无所事事的寂寞午后，暂且听一听她的故事也无妨。

“十八岁那年我高考落榜后，和一帮街头混混在街上风一样荡过来，水一样淌过去，十八岁的女生还只考虑人生，对婚姻没有更多的想法，更没有心理准备，我从小被公认为镇上的小美人，父母亲对我们疯来疯去很不放心，担心我出事后身价贬值，不如在黄花女郎时出手，还能卖一个好价钱，于是给我张罗对象。人家介绍对象是打灯笼地挑，越挑越好，给我介绍的对象是，每介绍一个对象，我的身价就落水一分，越挑越落水。原来有人暗地里说我长相狐媚，像貂蝉那样妖，缺少旺夫相。在我们偏僻而守旧的小镇，一旦有某种流言蜚语就会传得满天飞，你可以想象全家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正在全家人绝望的时候，他出现了，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他比我大十岁，新婚不到三年就死了妻子，当他派人上门说亲时，还真有一点英雄救美的味道。如果是一开始他就上门求婚，我的父母一定会把他一阵乱棒打出去，他出现得恰是时机，因为父母亲已经对我失去了希望，就像一件宝贝东西被人评来贬去，变成一文不值、急于脱手。”

“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没有想法，我是一个对生活缺乏规划的女人，只是简单地想，与其让父母觉得痛苦，倒不如逃出家门耳根清静，女人终究是要嫁人的，嫁给谁都是嫁，抱着这种思想放任自流。”

“从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到结婚，中间只用了十天时间准备，其实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是备办了几桌酒席招待双方亲友，履行一个必须的仪式，因为丈夫的前任妻子留下现成的东西，我只身进去填补了丈夫床边的一个空洞而已，我是这种感觉，或许因为这种感觉，我对这场婚姻，对丈夫一直没有任何感觉，包括从女孩到做女人的那一个过程。但我没有感觉并没有妨碍丈夫的感觉和兴致，他把我视为上天赐给他的珍贵礼物，发誓要让我过好日子，要一起出人头地。他对我非常用心，捧在手里怕融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果然，自从娶了我以后，丈夫仿佛吉星高照，一路官运亨通，由一个小小的警员一路升到县公安局局长。丈夫也通过关系把我安排在财政局。丈夫的好运让小镇里的那些人眼红不已，据说有些错过了我的人，还和当初说我不旺夫的人翻了脸，打得死去活来。直到调进市局当了一名处长后，丈夫的官运方才停止下来，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背叛了他。”

云说到这里，停下来看了韩江林一眼，幽幽地问：“女人的外遇是不是会给丈夫带来霉运？”

韩江林苦笑着摇了摇头。

云说：“那个人给了我做女人的全部快乐，让人懂得了什么叫做女人，回想起来，感觉和丈夫所过的时光都是白白地浪费了。”

“后来怎么样？”

“所有外遇故事的结局都大致相同，或者离婚，或者守着一个死亡的婚姻，那个人原来只是把我当成玩物，当他玩腻了我以后，潇洒地走了，可我却真真体验了泼出去的水是怎么回事，怎么努力也回不到原来的婚姻中，于是，我提出了离婚。”

“你丈夫，他同意了吗？”

“没有，他死活不愿意离，他说，你在外面干些什么，我都可以不管，但你必须回到这个家中。其实，我知道，他只是害怕面对失败，失败对男人的打击比女人更大，换一句话说，男人刚强，不能承受太大的打击，女人柔韧可弯曲，可以承担更大的压力。”

这话触动了韩江林的心思：“害怕失败，或者不愿意面对失败，所以我同样选择了逃避。”

云看出了他的想法：“我并不是说你，或许你也经历着同样的事情，你才逃到这大海边上，但逃避有时候能够看到另一片天地。比如这大海，我们平时没有闲心停下来看，当我们逃避失败时，我们有了足够的闲情逸致和它对话，另一种可能是，我们逃到海的那一边，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天地。而抱守残缺的结果是，令两人都感到窒息，每天面对着冰冷的面孔，面对着死亡的婚姻，我曾经一度想放弃自己的生命，安安静静地钻进大海的怀里，美美地回归到我的梦境里去。”

“你可以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同意离婚的，他当初是那么通情达理的人。”

“不，不会，”云痛苦地摇着头，“他害怕失败，害怕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男人，或者女人，很多时候其实是为面子而活，但为了面子，却损失了自己轻松愉快的生活，损失了一个自由的心灵，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对啊，”韩江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自己逃避人群，不就是因为怕别人说自己的失败，用异样的目光来看待吗？”他问云：“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想办法做他的工作啊，这就像当初结婚，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是为两个人的幸福着想，埋葬掉一桩死亡的婚姻，同样是为了拯救两颗落在陷阱中的灵魂，让他们重新获得呼吸自由空气的空间和机会。”

韩江林深有感触地点点头，心想：“自己也该从留恋县长的失败阴影中解脱出来了。”

云不好意思地笑笑：“这是个老掉牙的悲情故事吧。”

韩江林嘿嘿一笑：“每一次微笑，都是新感觉，每一个故事，都包含着深刻的人生经验及生活感悟。”

云用美丽的大眼睛盯了他一眼：“你倒挺会哄人开心的。”

韩江林被她盯得耳热心跳：“谢谢你能够拿自己的故事来和我分享。”

云看了看天色，站起身理了理漂亮的秀发，说：“天色不早了，走吧，以后在深圳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记得我这个姐姐哦。”

“好的。”韩江林说，握着她伸过来的暖玉般的手，心里有一种别样的亲切。

转身走出几步，云回过头叮嘱道：“以后别再到庙里来烧香了，记住一点，人在满怀希望的时候才烧高香，人在极度失望，甚至万念俱灰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此时此刻，唯有自己能够拯救自己。”

机场液晶显示屏上显示，从洛杉矶飞来的飞机晚点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对于一般人来说没什么，对于期盼着爱人归来的韩江林来说，犹如把时间拖长了几个世纪。当他把手表举到眼前观看时，秒钟的每一次移动，都宛如弘福寺里那只敲打晚钟的木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

“美丽如花的兰晓诗怎么样了？”这个问题把韩江林放到了一个客体的位置上，而不是爱人的位置上。最近以来，每当面对伟大的情人罗丹用生命留给他的儿子韩丹时，他无法预料到兰晓诗会有些什么想法。如果他们像电话里预定的复婚，他不能确定兰晓诗是否能够像接纳他一样接纳小韩丹。兰晓诗的想法决定了韩丹是否会健康成长，今后是否能够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为了保护小韩丹，他总喜欢设想把兰晓诗放在一个对立面上，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意思。

时光不能倒流，原来可感可触的兰晓诗，宛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遥不可及。他原以为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令他意料不到的是，她说来就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兰晓诗将如何重续前缘，她又会如何看待这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随着她的归来，一系列的矛盾将接踵而至，搅在一起。他将要面对的矛盾与混乱可想而知。

飞机终于落地了，无数游离不定的终将出现最终的答案，就像无数投注的

人面对大奖揭幕的严峻时刻，每一个人都摒住呼吸，都必须做到接受无比振奋或令人沮丧的结果。面对自己造就的结果，韩江林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可能的准备。

透过透明的玻璃窗，韩江林很快在宽敞的通道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兰晓诗就是兰晓诗，就像容颜不败的花中仙子，姿态飘逸洒脱，落落大方。当她随着人流走近时，韩江林情不自禁地双手高举，用力挥动，想让她在第一时间看到他。

兰晓诗果然望见了她，迅速朝着这边走过来，隔着一米的距离站定，四目两两相对，仿佛要把数年来的渴望都望穿，把所有的思念和积怨都抛洒出来。忽然，兰晓诗丢了包裹车，像小鸟一样张开双臂扑进韩江林怀里，和韩江林紧紧地搂在一起。

仿佛过了几个世纪，晓诗才透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哦，江林，我终于回来了。”

韩江林不习惯这种公开的亲昵，小声说：“晓诗，回来好，咱们走，回家。”

“噢，不。”兰晓诗任性地依着韩江林，“江林，抱紧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和你分开。”

韩江林见有人往他这边看，暗暗用力推着兰晓诗：“不行，咱们得分开。”

兰晓诗不依，说：“一次一次想归来，一次一次拖着行期，这次归来，我下了好大好大的决心，我真的好害怕好害怕。”

韩江林拍了拍她的脸：“我知道，晓诗，我知道。”

韩江林拖着兰晓诗的行李车，搂着兰晓诗的腰朝外面走。兰晓诗拭去了眼角的泪，仿佛怕韩江林转眼间飞走的，紧紧地依着韩江林。

韩江林取笑她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兰晓诗不好意思地看了韩江林一眼：“我不是错了吗？不吃螃蟹怎么知道螃蟹味？不出去怎么知道你在心中的有多重吗？”

“得了吧，你，出去一趟，别的学不会，倒学会了油腔滑调、油嘴滑舌。”韩江林边说边打开后备箱，把行李放了进去。

兰晓诗抢先坐到在驾驶座上：“我来开车。”

韩江林说：“你，知道路吗？”

兰晓诗说：“不是有你这位导师在一旁吗？开到大海里，我就和你一起同船共渡。”

韩江林上了车，亲昵地揪了一下兰晓诗的脸，笑着说：“爱情誓言是最不

值钱的东西，它像六月天孩子手里的冰棍，色彩美极味道鲜极却转眼易逝。”

兰晓诗倾过身子来搂着韩江林，说：“让我抱抱，闻一闻你的气息。”

韩江林搂着兰晓诗，闻着她身上熟稔于心的体味，心底忽然涌动着人世沧桑的悲凉情绪，轻声说：“晓诗，咱们都快老了。”

兰晓诗转过脸看着他，眉开眼笑地说：“看看我，只是胖了，比出去胖了十斤，但还不老。”韩江林笑了起来，从她这话里，他感觉得以前那个忧郁而小气的兰晓诗不见了，转眼间成了一个乐观豁达的女人，身上更添了几分成熟的气质和风韵。

兰晓诗边开车，边转过头打量着韩江林。韩江林心惊，警告道：“认真看路啊，这不是美国，中国是暴发户，刚暴发起来的人牛脾气大，不遵守规则，不管红线白线斑马线，只管乱撞，马路杀手多得很。”

兰晓诗羞涩地说：“我不是还没看够你吗？”

韩江林故意板起面孔：“还看我，出去几年电话都不打一个？”

“噢，对不起，我不是不想干扰你的生活吗？”兰晓诗说着，斜了韩江林一眼，“你的精彩的爱情故事，姐姐都告诉我了，真可谓轰轰烈烈，惊心动魄。”

韩江林脸上仿佛烧起一团火，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

兰晓诗悄声问：“这车，也是她的吗？她肯定是一个喜欢过精致生活的美人。”说完又一声长叹，“你韩江林身边美人走马灯似的星移斗换，不虚此生，此生不虚呀。”

韩江林抓住她话中的漏洞，虎着脸说：“乱说，这车是春兰姐的，我本想叫办事处开一个车来，来来去去不方便，就借春兰姐的车出来了。”

进了市区，韩江林叫兰晓诗把车拐上家的另一个方向，转到了海边。兰晓诗看到了迷茫的海，吃了一惊，说：“怎么到海边来了？莫非家在海的那一边，在美丽的岛屿上，你想让我上岛当王后吗？”兰晓诗一脸的顽皮。

韩江林透过车窗，静静地望着涌动的浪花，微笑道：“不是说沧海桑田，不是说此生同船共渡，不再分开的吗？不到海边，哪里望见沧海桑田，到哪里同船共渡？”

兰晓诗撅起嘴道：“人家不是开个玩笑吗？你还当真了？江林，不是我说你，你有很多优秀品质，就是凡事过于认真，认真得有点迂腐，像山村里没有经过文明教化的孩子，通体透亮不会含蓄内敛，这一点不好。”

“通体透亮，我不穿衣服呢，还是你从美国学到了透视术，能够透过衣服看到我的胴体？”

“贫嘴。”兰晓诗不高兴地撅起了嘴。

韩江林忽然伸出手来，捧着兰晓诗的脸蛋，猛猛地亲了一口，长出一口气，潇洒地说一句：“好了，亲爱的，你所说的我都接受，还包括你透亮的胴体。”

兰晓诗不提防韩江林这一亲昵的动作，激动得热泪盈眶，拽住韩江林狂吻。韩江林积压在心中的思念、爱的渴望像固体酒精被点燃，热能一点一点被释放出来，最后达到了一个极致，身心紧张，以致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当他推开晓诗后，竟然软绵绵地瘫坐在座位上，望着前面辽阔的海发呆。

晓诗见前面有人走过来，脸红扑扑的赶紧理了理零乱的衣衫，贴着耳小声对韩江林说：“咱们回去吧，省得在这里欲说还休，欲罢不能。”

韩江林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晓诗，我们得单独呆一会，得把某些事情消化一些，不然……”

“噢，江林，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也特能体会，真的，我已经对生活心怀感激，知道上帝在赐给人生命的同时，也会有一些额外的馈赠。”

韩江林看着兰晓诗，她的眼睛清澈透明，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没有一丝儿做作更无一丝儿杂质。韩江林忽地热泪盈眶，伸手过来握着兰晓诗的手说：“晓诗，你总是那么宽容，那么大度，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走在生活的前面给我当导师，给我引路，谢谢你。”

兰晓诗说：“不必，人是需要成长的，我原来是个小气的女孩，我希望以后做一个大气的女人，能够包容生活、包容生命，主要是包容丈夫的女人。”

“噢，你的丈夫不是被你一脚蹬开了吗？”

兰晓诗脸忽地涨成了水桃色：“形式上是，但心里从来没有。”

韩江林为了避免尴尬，指着不远处的一家海鲜店，说：“开到那里去，我请你吃一顿海鲜，了却我当年对你许下的一个心愿。”

兰晓诗启动了发动机，车滑了出去，边打方向边问：“你什么时候对我许下一个心愿？”

“还记得当年在南原吗？你生病的时候说想吃海鲜，我买了海鲜回家，你说南原的海鲜不鲜，没有胃口，我说等将来请你到海边，美美地吃一顿海鲜。”

兰晓诗抽了一下鼻子，泪水扑漱漱流淌下来。韩江林赶紧掏出纸巾帮她擦拭泪水，说：“小心。”

“没事。”兰晓诗努力绽出一个微笑。

停了车，韩江林走进店里，服务员迎上前来，韩江林问：“我们预订的彩云归包间在哪儿？”

“先生，这边请。”

服务小姐在前引路，推开彩云归包间，铺满房间的红玫瑰扑面而来，把他们包围其中。兰晓诗站在门边，拍了一下手掌正想说什么，笑容在脸上凝住了，她忽然明白过来，不管是到海边，还是彩云归包房，以及铺满鲜艳玫瑰的房间，这都是韩江林精心设计精心安排的结果。

等服务小姐关上门，韩江林牵着兰晓诗的手站在桌前的玫瑰花前，满脸含笑而怀有一丝不安地问：“怎么样？喜欢吗？”

“喜欢。”兰晓诗热烈地投入韩江林的怀抱，“江林，真想不到你这个不解风月的人居然如此浪漫，对我如此用心，我真是太喜欢了，回来真是太幸福了。”

“如果喜欢，嫁给我好吗？”

兰晓诗听到这一句话，泪水仿佛决堤的河水涌流下来，她伏在韩江林肩头，张牙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呜呜地哭了起来：“江林，我曾经离你很远，但心又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在美国的时候也没有吗？”

“没有，每天，每天，我都是想着你入梦的。”

韩江林十分感动：“真是一个纯情的孩子，那答应嫁给我了？”

兰晓诗白眼对着韩江林，扑哧破涕为笑：“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二嫁吗？你呀，在乎那一纸契约吗？”

韩江林说：“我面对的是如此优秀的女人，没有那一纸契约，我没有安全感。”

兰晓诗格格大笑起来：“看来有人给你开蒙了，终于会讨女人欢心了，我真是福气，人家育出来的桃树如今鲜桃满枝，我只管摘现成的。”

韩江林见她说笑起来，会口没遮拦，赶紧拉着她站在窗前，透过窗子可以看见烟雾迷蒙的大海。

“曾经约好一起来看海，今天终于让大海见证了你的归来。”

韩江林说：“本来春兰姐和我说好全部出来和你接风，她怕你一时间转不过弯来，临时改变了主意，明天，春兰姐要带着孩子们，在深圳的欢乐谷为你接风洗尘。”

“人不出门身不贵，我，王者归来。”兰晓诗调皮地吐了一下舌头。

服务员把韩江林事先点好的菜端上来。韩江林问：“喝一点酒吗？”

兰晓诗本来不喝酒，但似乎不喝一点酒，愧对了韩江林一片心，说：“来一瓶红酒，红酒对防止心血管病有好处。”

韩江林说：“是否愿喝酒，高兴喝什么酒，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还没